

## 被非法关押三十多次 安徽女医师王平被迫害致死

【明慧网】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法轮功学员王平女士，二零一五年五月五日结束一年的冤狱迫害时，身体虚弱，回家后还不断地被骚扰，送到精神病院继续迫害，强迫打针，灌输不明药物，以致奄奄一息、生活不能自理，于二零一七年五月含冤离世，终年五十三岁。

王平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原安徽省五河县卫生防疫站、五河县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卫生主管医师。自2002年以来，她被非法关押有三十多次，遭受了看守所、洗脑班、精神病院、劳教所、监狱各种酷刑折磨迫害。

下面是王平遭受迫害部分片段：

### 在安徽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14年6月13日到2015年5月日）

1）不准我和别人或别人和我说话，由刑事犯每天看管监视。监室犯入夜晚轮流看管。

2）因我不写不炼功保证，狱警孙文罚我每晚站到12点，有时到1点，罚站四月余。

3）被包夹打骂侮辱。包夹杀人犯陈余全、李芳经常对我打骂侮辱。陈余全曾在车间公开扭掐我，致身上多处青紫伤痕；用针刺我手背；用鞋刷猛砸脚背；在监舍将我双手绑在床架上，用鞋底捣我嘴，使口腔出血嘴部肿胀，进食困难。我向分管狱警孙文反映，孙文说：谁看见了。向指导员曹学枝反映，曹反指责我说：你到这里还这样。

4）我不吃饭抗议迫害，被强迫灌食，曹学芝并以电棍威胁说：你不吃饭就用电棍电你。

5）强拉我去监狱转化基地强迫看听诽谤法轮功的言论、书籍、光碟。洗脑班徐队长曾用手捏我嘴不让我说话，拿脏毛巾堵我嘴，把我拉到走廊里扯来扯去。

6）强迫劳动，不干活就罚站。

7）找各种借口限制或拒绝我购买食品，我要求购买食品指导员曹学芝骂我：“不要脸”。

8）包夹犯人每天找各种借口刁难、嘲笑、辱骂我。如限制上厕所、吃饭时将我勺子弄断、不给我添饭添菜、给狱警打报告罚我站、不准朝窗

外看、等等。

9）不准给家里打电话，信件也被扣压。

多年的非法关押迫害使我的家人特别是我母亲与儿子遭受极大的精神压力。我母亲几乎精神崩溃，常夜不能寐，身体衰老很快，每天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儿子精神不振，自暴自弃，以上网排遣苦闷，常彻夜不归，导致学业荒废。

### 在安徽省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2015年1月6日到2005年12月5日）

在安徽省女子劳教所二大队，为逼迫我“转化”写“四书”将我单独关在一个包房里，不准离开规定的范围、不许和别人说话、上厕所要请示。派专人二十四小时看守，任意打骂、凌辱、罚站等，不准睡觉，不准上厕所、不准与任何人接触，每天强迫所谓“学习”各种诬蔑法轮功的资料洗脑。晚上强迫写思想汇报，不写不准睡觉。在伙食上不给荤菜，只给一个素菜。不准买任何副食及营养品。每天强制劳役达十多个小时。从早上五点起床，除去三顿饭时间，直到晚上一、二点。不准家人会见、信件被扣押。我抗议迫害被殴打，鼻子打破；嘴被裹胶带；罚站；关禁闭，电棍电。

一次家人托熟人来接见，我讲了在这里的遭遇，从此每天被迫从早站到晚，持续很长时间。副队长林云还要求每晚写所谓的思想汇报，还要在晚十二点以后写。一次包夹将我思想汇报交去（转下页）

王平被非法拘禁、抓捕或关押的大概时间、地点：

2002年10月五河县拘留所15天；2004年10月五河县看守所7天；2005年1月6日—2005年12月5日安徽省女教所11个月；2006年11月左右安徽怀远精神病院1周；2008年4月五河县看守所1个月；2009年1月13日—2009年2月13日蚌埠市第二看守所1个月；2010年7—8月五河县拘留所2次30天左右；2010年10月9日—2010年10月23日蚌埠市洗脑班；2011年

2—3月五河县拘留所3次，15天左右；2011年7月1日—2011年10月17日安徽省女教所100天左右；2012年3—2013年6月间五河县拘留所10余次每次3—5天；2013年2月14日—2013年3月4日左右蚌埠市第二看守所19天左右；2013年7月合肥市精神病院9天2014年5月6日—6月13日蚌埠二看37天；2014年6月13日—2015年5月5日安徽省女子监狱11个月；2016年1月22日上午10点左右，乘坐宿松至蚌埠的火车，上车不久被绑架。

信仰是一个人的自由，在中共的国度里，不让你信仰就规定你为犯罪，被无情的打压和践踏。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里，都在信仰法轮功，最后中共自己走向穷途末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你们仔细想想，崇尚善良才是为人之道。快快了解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吧，为自己和家人选择未来吧!!!

王平被绑架三十多次

停止迫害





迫害真相

## 我国保队长索要非法扣押物品 王平被非法劳教二年

我因坚持我国保大队队长沈士军索要非法扣留的电脑打印机法轮功书籍及佛像，被沈士军打骂侮辱，沈士军说，没有理可讲，就这样，愿告你告去。出于报复强行将我送到精神病院鉴定，并于2011.7.1从单位再次将我绑架进安徽省女子教所劳教二年。

在四大队，我抗议非法关押拒报数拒穿劳教服喊法轮大法好，为此遭残酷迫害：常被胶带封嘴双手反绑在床上，警察指使人把我衣服扒掉只穿短裤胸衣，把个人衣服全部收走，晚上睡觉也穿劳教服，如不穿就将手脚绑起来。从此家人送衣服也不给，枕套里全是劳教服，不准给家里打电话，信件也被扣压。

吸毒劳教将我绑在床架上，用布条将嘴勒烂，从此我开始了绝食反迫害，遭野蛮灌食。警察们利用心狠手辣的吸毒犯使用刑具开口器野蛮灌食。潘所长说撬嘴比插管舒服，哪样舒服哪样来。开始在警察办公室灌，后来交给几个吸毒的在车间一角暗自操作，将门关上，不准别人看，一人骑在我身上其余几人压胳膊压腿，开口器越开越大，将嘴角撕烂冒血，上下颌抵烂溃疡，医生提供压舌板给吸毒犯用来撬

嘴，将牙齿撬松撬掉撬的满嘴冒血，一边灌食一边侮辱取笑：扇耳光、辱骂、把纸盖在脸上、把吐在毛巾上的流质再拧到嘴里。一次吸毒犯张志军竟然将我衣服解开一边捏乳头一边灌食调笑。潮湿的衣服不给换直到晒干或故意用电风扇吹（9、10月），灌食经常呛到气管里人几乎窒息。

灌食时我的惨叫声整个车间都能听到，为防止我喊叫吸毒犯经常在我嘴里塞上布条或卫生纸，外面再用胶带连头裹上多层，等布条拽出时上面沾满血迹。吸毒犯承认是警察意思，说干部把你交给我们管了，还说吴队长说了不要把她当人待，参与灌食的主要人员张志军自称行善没有作孽多，为了加分早回家。

在车间每天被用绳子反绑双手，或把胳膊勒住吊在窗子上，常双手勒的发紫肿胀麻木，双脚也被绑住，并常被打骂侮辱，身上多处青紫伤痕。一次在我双脚绑住不能动的情况下吸毒犯邓婉君用力将我推倒，使我整个人直直栽倒地上，有两次被抓住衣领勒晕。

参与灌食的吸毒犯有张志军、王艳、孙林、邓婉君。

在教舍为了不让我喊叫，警察指使劳教们经常用袜子、卫生巾、短裤

塞进嘴里，再用布条或胶带勒住，一次一吸毒犯将整条短裤塞进嘴里硬是将一颗撬松的牙齿塞掉痛的我身体发抖。等第二天将短裤拽出时，整条短裤都是血迹。

灌食时加不明药物导致头晕、视物模糊、腹胀闷气、心慌胸闷，心律达每分一百次。

每天三次灌大量流质，灌得直往外吐，吸毒犯却不将开口器取下继续把嘴撑着不让吐出来。还长时间不给上厕所，直到小便解在身上，流到地上，还被犯人殴打辱骂，一次一犯人拿纸沾上小便朝我嘴里塞。

插鼻管灌食时穿“约束衣”灌完不取下管子也不脱“衣”，就把人绑在那。或将两臂用绳子拉直固定，人呈“大”型，灌食管子也不取下，数小时后放下时，双臂抽动疼痛软弱无力，回家后很长时间不能恢复。

我绝食三个月，牙齿撬掉四颗，口腔溃疡牙龈炎，体重减轻二十斤左右，身体虚弱，劳教所怕承担责任让当地警察带回。◇

演示图：  
野蛮灌食

（接上页）后值班的干事说不合格让重写，我拒绝，结果一夜没睡。人熬的两眼发直精神萎靡神志不清，不知不觉闭上眼直往前栽，然后吸毒犯对着大声吼。

不让我吃饱，要饭弄来一盆让我吃，侮辱我。抗议冲出去房间，多次被包夹朱传君、杨小晴等殴打，用胶带封嘴。一次包夹朱传君将我鼻子打破，上厕所将我一脚踹在凳位上。一阜阳劳教曾将我嘴打出血。每天强制劳动，从早上五点一直干到晚上二点，不干就罚站。我抗议劳动迫害，喊法轮大法好，被关

禁闭，一间黑屋子只有五、六平方米，屋里放个马桶。门上留个窗口。一天二十四小时戴手铐，从早五、六点站到晚十点后，只给两顿饭，每顿只有很少饭，限制喝水。

为逼迫我写所谓遵守“所规队纪”的保证，不准坐着，整日站着，警察黄素英还搬个椅子坐在门口把窗口打开，看见我坐下就叫人来打骂，或自己进来拿电棍电。林云也亲自拳打脚踢，还把法轮功师父像贴在墙上辱骂。我被关押九天出来时整个人小了一圈。出来不几天将我调四队干活。后来又将我送所部

洗脑班“转化”。在洗脑班，被单独关押，不准出去，不准和别人说话，每天强迫听看诽谤法轮功言论，被转化人员打骂，胶带封嘴，双手反绑，强迫听佛教音乐。我一度被迫害的精神恍惚。后保外就医一年。

演示图：  
电棍电击